尚書講義

國朝經學之盛超軼前代而治尚書今古文之學者較諸羣經更盛然按字索詁循文大義訓詁之精博茂以加矣而紀載之事蹟不無可疑文義之節奏且有近於襍亂失次者求之江王段孫諸家之書尠有發明從子鎭青有尚書講義若干篇述乃父儆季口授之言也其設難以發疑如撥雲霧而見天日其通論全篇大恉綱舉目張尤易古人外文綺交內義脈注之妙惜其書終於微子今年來舟山從余遊余自慙學淺不能如乃父之講貫敦勸歸而討論續成之俾後之讀江王段孫之書者知疏通知遠之教初不規規求諸訓詁閒也黃以

恭質庭書

古人有云讀書覩大意謂能提綱挈領深知大義之所
在也然非反復討論而大義卒不能明況尚書之佶詘
聱牙者乎、家岱年十三讀虞夏商書句解章析不能融
貫義類、家大人授讀一篇輒舉大恉以貫之或設疑
難以發之、講後命述口義以諭聽受之嫥忽明年春讀
秦誓諸篇、家大人應書局之聘命家岱昆弟從伯父賓
庭師遂輟業既長從侍武林略有所聞迺擇經義之隱
晦難明者復續數篇存之以示子弟讀書之法定海黃
家岱識

尚書講義

蘅經室口授　子家辰家岱述

堯典

稽古之爲人君者莫聖於堯而覩堯修己治人之道蔽於欽明一言欽以修己則百度惟貞明以治人則萬幾無曠內而文塞之純一（文思一作文塞）晏晏之寬容（安安一作晏晏）外而允恭之溫和克讓之謙沖無非欽德之所推暨也上而同姓之九族親睦（夏侯等以父族及母族妻族爲九族非）異姓之百官辯章（平一作辯百姓即百官古者賜姓皆貴族與下黎民異）下而萬邦之協和黎民之變雍無非明德之所推暨也觀其義和之命析因

夷隩以盡人性孳尾希革毛毨氄毛以盡物性寅賓敬
致之欽天東作南成之敬時以贊天地之化育讀尚書
至是嘆堯德之巍巍蕩蕩無以名言而要皆以至欽至
明尋之雖然竊猶有疑焉四凶别於朝曰滔天曰圮族
知之不為不審矣明知其不可而因臣下之薦又使之
撰功僝功僝徐音撰資其成績庇已之明以流毒因人之心以
邀害庸非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者歟有鯀在
下曰虞舜曰予聞之矣聞之而猶不用乎四岳既師錫
矣曰我其試哉抑又何疑焉庸非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者歟是豈堯時在位七十載耄期倦勤欲明之

德於以墜歟。不然何前後如出兩人哉。如謂堯德欽明斷不若是之顚倒則尚書之文不足信歟。爾小子讀書有年矣曾亦有疑於此否。夫讀書不能有疑與不讀者等。旣有疑而不求其信則反不如不疑。不疑者猶尊經疑者幾致滅經。是何貴於讀書者。爲堯爲至欽至明之君何可輕訾。人君之大患由於偏信。當是時讙兜共工輩濟惡匿非以求見信。計不爲不密矣。術不爲不工矣。而堯獨有以窺其衷何其明也。然此爲讙惡之臣可以舉主知所舉猶易明也。四岳爲當時之賢大臣爲堯所信任。四岳舉鯀以治水吾意堯必以信四岳者信用鯀

矣而堯亦深有以知其行何其明也當是時朝之治水之才而鯀雖列四凶實優於驩兜其工翟萬萬哉禹之郊鯀人不以誣衆為嫌後世用畸才以成功者不知凡幾堯之用鯀為舉朝無治水之人惟鯀較為有才不得已而用之耳時鯀績雖弗成而禹之治水實多因鯀之功哉學者於鯀未可厚非獨未聞舜攝佐之初即放四凶乎此亦未必非堯啟之也舜與堯非同出一祖哉堯可以妻舜史記堯舜同祖黃帝不可信當其為鰥在下亦一深山之匹夫耳四岳未之薦而堯獨有以知之何其明也夫天下重事也帝位重任也親如子朱不敢以畀賢如四岳

不可以遜。一旦偏信匹夫而禪以帝位，可若是之輕慢歟。歷試諸艱，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後授以位，何其試之明而授之欽也。後世有如堯之欽且明，者何患郅治之不可臻，大難之不可平也哉。欽明一言，可為萬世之為人君者法。

堯典二

古文舜典已佚。今堯舜典古不分，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至，乃命以位，數語為後人所羼入，不可從也。羼此數語則前後文皆不貫矣。首言欽明之裕諸己，次言明德之被諸人，次言欽天敬時，皆贊堯德之盛，子朱嚚訟言

其內無可傳之子。驩鯀吁咈言其朝無可巽之臣皆爲
禪舜張本非貶堯也。自堯有巽位之命四岳擧舜時年
三十故曰鯀。而堯曰我其試哉非僅觀厥型於家也亦
惟歷試諸愼五典納百揆賓四門納大麓而見其人心
歸天心嚮禪讓之事乃定正月上日受終文祖告攝位
也時舜之年三十有三攝政之後首敘具擧齊七政天
文昭也禮六宗祀典明也輯五瑞朝禮行也柴望四岳
巡狩擧也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地理察也上而天時中
而人事下而地域皆政事之犖犖大者而刑以弼敎亦
政之不可少者因并誌之。說者謂肇十二州在禹平水後

則舜之殛鯀在禹告厥成功時歟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舜斷不為也或謂流放四凶在肇十二州之後任史者因敘刑政而連及言之則尚書顛倒其文歟亦非也肇十二州亦攝位初年事也越二十有八載堯乃殂落時舜之年六十故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舊讀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載句鄭君讀成從徵庸二七今不從）月正元日格文祖告即位是時聖賢滿朝而舜用之又各當其才時則有若十二牧時則有若四岳時則有若禹稷契皐陶有若垂殳斨伯與有若益朱虎熊羆有若伯夷夔龍舜乃總咨之曰汝三十有二人（二十當作二三七王伯申說）欽哉惟時亮天功則舜攝

為而治恭己正南面者又五十載其年百有十歲云依鄭注舜年百歲孔傳舜年百十二歲今依朱子說爾小子讀書宜先知綱領本末非詳攷其章句切不草率小子聽講提復有疑曰古堯舜不分二典而目標堯典非詳舜非是又何也曰書摘成書篇題堯典互相備也且以見堯與舜之一德

大禹謨

鄭康成曰禹謨已逸是壁中古文已無是篇後人摭撫古語補綴成文觀其篇式摹橅皋陶謨爲之將言禹之矢謨分二節其一曰后克艱厥后帝因申言后之克艱在知人安民惟堯時克盡又嘆美堯之允廸厥德爲知

人安民之本此與皋陶謨之言與平同乎其一百惠迪吉從逆凶益曰吁戒哉戒從逆也禹又申之曰於念哉念惠迪也皋陶定三德六德九德之等禹陳三事六府九歌之敘意亦相將後言帝之祗佐亦分二節其一帝曰格汝禹示以遜佐之意其二帝曰來禹示以道統之傳此又摹橅堯典之文而皋陶謨末詳言樂用簫韶之武舞禹謨末又詳言兵用羽翳之文舞皋陶颺言爲十又國風之濫觴禹之誓師爲三代誓誥之權輿於事爲古特於文亦瓌瑰此尤摹橅之巧者然讀皋陶謨錯落古峭禹謨靡矣

伯父質庭曰大禹謨仿皐陶謨爲之書序兩篇合序亶有以也僞孔傳言之未詳皐是乃暢

皐陶謨

自古君相之大患不在政不明刑不措而在護其短而矜其長國之本在民不安民國必危民之命在官不知人民必殘皐陶以二者矢謨遒無有大言是而禹拜昌言乃獨吁是何耶如以爲難勉之可也乃援帝以自解皐毋護其短乎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乃歷敘平水之勞不見嘉謨懋遷有無化居亦瑣碎事也後又力陳丹朱之過自敘弼繇娶子荒度土功津津自道何歟後世

奸雄侈陳功德諷主以禪讓意禹斷不若是特是襯其語氣若有矜心焉禹謨僞古文也詩禹不矜不伐天下莫與爭功能或者有見于此故反其說以爲補救歟爾小子有疑此否能解此否

皐陶謨二

人君治國平天下必先正其德君德既正而知人以安民其首務也此義帝典已明之而皐陶謨言之尤詳皐陶若曰謨明弼諧必本人君之允迪九族敘衆臣翼必首人君之永修邇能若是斯可以行遠夫邇在迪德遠在知人在安民未有己不迪德而能知德者也未有己

不迪德而能安民以德者也禹曰吁咸若是惟帝其難之吁之者戒帝也帝難之禹戒之也帝者何舜是也內篇帝皆指舜言指時帝方堲讒說人有難知分北三苗民有未安故禹言能哲而惠何憂乎是何畏乎是何遷乎是蓋淡以勖之也帝臣皆一德非禹有疑于皋陶之言也陳時事以責難於君非斥言先帝之短以自辯也皋陶又申其說曰亦惟行有九德者乃能言其人有德且能別其德之大小以為任之尊卑如是則庶績其凝庶官無曠而人知矣民心上應天心德禮刑賞一本諸天德而民亦安矣禹曰俞乃言底可績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

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謂謨已盡亏臯陶予惟孜孜亏知人安民而已也古本謚稷篇與臯陶謨合不分兩篇因臯陶開自陳當日之隨山刊木決川濬澮暨亦孜孜亏安民暨謚奏暨稷播奏暨亦孜孜亏知人予今以是勵誥帝曷敢不自勵臯陶曰俞師汝昌言汝禹其勵也君臣交勵是以故帝治孰一今天下民之困哲皆由吏人之讒殄而吏人之讒殄又由任德之昏蔽故安民不外知人知人必先迪德三者道　相貫故又進言亏帝曰安汝止節廸德之意也曰惟幾惟康其弼悳惟思幾危也悳今譌脫作直江艮庭說惟動丕應徯志見國之安危由亏人能知人自安民也帝

因申言臣鄰之義翼爲明聽惟臣是賴而庶頑讒說刑以威之可也禹乃申明弼直動應之徯志以爲賢者庸不肖者自儆應無若丹朱之慢傲不迪德遂以朋淫而殄世朋淫不知人殄世不安民殄世與殄行同義予創若是弗予敢惟度土意在安民也而必孜孜亏建五長十二師者以此彼苗頑弗即工即賊民者也上有允迪之德而下無動應之志是謂之頑頑非德所能化刑以威之蓋亦濟其窮云爾末言化樂賡歌互相救肯皋陶曰元首明哉言迪德也股肱良哉言知人也庶事康哉言安民也帝歌首股肱責難亏其臣皋陶賡歌先元首責難亏

其君君德既正而後知人而後安民皋陶之歌猶初志也昔明經公有訓曰典謨之義大矣而其要在用人以堯之聖末平四凶用洪水發待舜禹稷契皋陶諸人進而治此典之大綱也皋陶曰知人兮九德之彰尤諄諄勇禹曰暨謚曰暨稷曰弼悳曰舉教獻曰太師建長與皋陶之昌言無不同末因變言而化歌必期兮明良喜起謨之大綱又如此今又推廣庭訓以明一家之學爾小子其謹書之毋替

伯父質庭曰疏通知遠之化有裨經學有關治體

禹貢

九州之名始於顓頊終堯之世皆十二州禹祖顓頊及即位復分九州夏史從禹貢以夏制言故禹貢不可入虞書說者不察遂謂禹治水時已復九州非也讀曰州十有二師時水已平仍俾十二終舜之世未之有改也

九州之大川曰河曰淮曰江曰漢河淮爲北條水江漢爲南條水河發源于崑崙至積石而入中國經流雍冀二州至兗州播九河入于海淮發源于桐柏屬豫州經流徐揚二州入于海江發源于岷山漢發源于嶓冢皆屬梁州合流于荊州至揚州入于海其次若濟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雖次于此四者亦自

行入于海諸州之小水或入于河淮江漢而同歸或出于河淮江漢而分支若兗州漯出諸河亦自行入海若豫州洛若雍州渭皆入于河若豫州汝若徐州泗皆入于淮兗為河之下流青徐為濟漯之下流徐揚為江漢淮之下流水性流下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首之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則水之下流已通自揚而西次荆自荆而北次豫自豫而西次梁自梁而北次雍以道諸水之源此其大略也其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為序其田以雍徐青上豫冀兗中梁荆揚下為序其賦以冀豫荆上青

徐雍中揚梁兗下爲序。其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亏篚者入亏女功。其海曲山曰島。水隈曲曰隩。山再成曰伾。水停曰豬。隨地易名曰爲。大水受小水曰過。小水歸大水曰入。兩水勢均曰會。伏而見曰出。正絕流曰亂。通行之曰道。以舟入水曰逆。過之曰浮。傍水陸行曰沿。過之曰逾。冀記治兗至雍之序。從下溯上。從東南溯西北。後記導山導水之序。從上趨下。從西北趨東南。經之緯之。錯之綜之。而山川之脈絡源委。瞭如示掌。其語簡其義明。其例密。禹之治水。爲千古之奇功。其文亦千古之奇文也。

甘誓

有扈之戰或曰屬夏或曰屬殷是猶虞之三苗頑不卽功者夏二后蓋拼後征之也而戰甘之誓要以屬殷為近是古帝王愛民如赤子而軍旅主威令不能不嚴甘誓簡而嚴猶見三代上之古風焉撰偽古文者仡禹征三苗誓柔靡不振意謂帝王之師不尙威武然非誓師體也不及甘誓遠甚然小子稱有疑古者用刑父子兄弟辠不相及甘誓言孥戮汝辠毋殘酷也乎曰否明經公有訓曰戮謂殺之也孥當依王莽傳作奴謂有辠而沒為奴也或奴或戮視其所犯誓其用命而以不用命

反結感之以奴戮湯誓牧誓皆然此誓之所以異於誥也誥辭悱惻誓辭嚴肅振古如茲初不分於三代如偽古文征苗辭傻失誓體

五子之歌

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注云五觀啟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伯厚駁之曰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商管蔡之比韋注非也按啟子五觀非令德不獨楚語五觀謂卽五子亦不獨韋注墨子曰武觀啟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

武觀卽五觀古字通用逸周書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潛夫論曰夏后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漢書古今人表啟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皆其徵也今所傳五子之歌僞古文也以五子爲令德與諸書違異似失之矣雖然僞書之言恐有所本書缺有間今特無由溯其言耳試以楚語觀之朱均一流五觀太甲一流管蔡又一流安知五觀之自怨自艾不與太甲同乎孔子删書錄五子之歌蓋嘉其悔過也不然五子非令德孔子奚取其歌焉作僞書者淺窺是指其辭若怨

大雅也亦實以自怨云爾聖人重改過秦穆之誓亦登于書矣觀其卒章之語顏厚色愧忸怩心懟自懲冉失吾不知于太甲奚若而情辭怨悱不下秦穆昆弟五人仲康在其中作偽古文者竊取楚語之文陳其怨艾直以夏仲康比商太甲自解此書者昧于五子自怨之義竟謂諷如仁義殊失作者之意而近儒矯之者歷引周漢諸書并斥作者之妄竟謂五子大惡不悛則孔子奚取于五子之歌

湯誓

應書高定七歲讀湯誓問其父郢曰桀何以臣伐君邪

鄂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是順人乎鄂大奇之而不能荅爾小子康侯高定幾乎能若此用意否并能解此疑否易之革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據高定見以疑成湯固失之矣然欲雪成湯之恥何以釋高定之疑且誓言之可疑更有甚於高定所舉者毫衆有言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違農逆衆怨讟之滋興奚若天聽自民天視自民不順人其順天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刺洞胸其曷以自蔽且幾疑孔聖之彖傳亦為媚時王護先祖之飾說矣而抑知有大不然者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夏民

之怨桀奚似夏民之仰湯又奚似湯爲民望之切齊直捄哉曰順人然君臣大義也夏民不無私憤毫眾或有公論安知無仗義執言沮撓我師謂伐君不忠如孤竹之子不先見諸當代者不從誓言孥戮罔赦此古人誓師之常言曰甘誓牧誓費誓皆有之此乃古誓之常言讀者勿泥設有義士扣馬亦扶而去之而已矣若夫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政夏宜作一句讀我后謂湯舍穡事而割政夏指桀言即下所謂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是也我眾受此虐政而我后不之恤即孟子所謂奚獨後予之意是民怨湯之不征夏非怨湯之征夏也孔傳解此以我后

爲指桀故當時高宗不致疑乎此若如近解以爲湯遣衆征夏則高宗殆不待七歲早疑之矣而何爲今之讀書者循誦習傳自壯至老絕無一疑未識有慙乎七歲小兒否爾小子其戒之毋忽

仲虺之誥

尚書之仲虺荀子之中虺史記之中鸓實一人也仲虺之誥爲湯伐桀有慙德作古文已佚今所傳者亦偽作也凡作偽者采掇佚書貫以己意其語不能無出入有經史引本篇語而遺漏之者如史記載湯誓文今偽湯誓篇失采是也有經史引本篇語而誤入他篇者如記

緇衣兩引尹吉語尹吉即尹告尹告即咸有一德今僞

一德篇旣采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語而惟尹躬天見

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則又誤入太甲篇是也

有經史引他篇語而誤入本篇者如孟子引葛伯仇餉

湯始征葛載當爲湯征篇之逸文今僞書又誤采入仲

虺之誥是也然葛伯仇餉孟子雖詳其顛末小子竊有

疑焉葛伯不祀本有可誅之辠無犧牲粢盛尤爲誣

妄之語時湯一舉滅之可也奚必遣牲耕粢直至仇餉

而後征之且亳葛兩國相去八百餘里鄭康成說使衆往耕

朝夕餽食撲之情勢殊多不合孟子之文殆亦傳聞之

失賓者與曰不然孟子言湯居亳與葛爲鄰是亳葛密邇爲車輔相依之國也先儒有謂湯居南亳距葛六十里者近是皇甫謐說往耕饋食必使踰境近岷爲之亦非遣國都人遠赴之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葛爲伯爵其國與亳相埒且與之接壤而崛強爲天下梗故湯欲行王道必自葛始葛服而天下從之矣無如葛伯蔑然自大誅求不已曰無以供犧牲曰無以供粢盛如耽虎逐欲哆口以待餌春秋強侯徵牢徵役亦不佗是態而湯切車輔之義欲以德禮首服之遣牲耕粢委曲周旋交鄰之道盡矣蔑以加矣故孟子以爲仁天下有仁於交鄰而

不仁於事君者乎觀湯之事葛知其伐夏放桀非利天下之心而來世有以爲口實者眞贅人也湯何慙焉

伯父質庭曰或疑湯之事葛好仁而尚文從孟子與葛爲鄰及一征自葛天下信之語想入形勢拓出議論可以論古可以傳後

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

右文八篇皆人臣陳戒之文也自古人臣之告君有指陳當日實事以相規者有歷敘本朝憲章以相訓者有歷引前王事蹟以相誡者存其說於國可以正身心可以廣識見存其說於天下後世可以明義理可以攷事

實可以稽典章若夫空語道德反復演說三代上之陳
戒其君未有若此者矣故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諸
篇捃諸周書真古文殊屬不類然其文多采佚書間有
辭襍亦皆冉賢之格言斯亦不廢江河萬古流也安另
以為偽書而少之

太甲

史記本紀曰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於是伊尹放
之桐宮三年伊尹攝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
反善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此與今所傳太甲篇
文不合或者以為太甲之居桐宅憂也非放也甲不居

桐非人子尹若放亦非人臣今太甲篇文未誤也曰不然道有正亦有權伊尹之放君權也權也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權必懔然有憂天下後世之心至其身臨之亦不敢避也孟子言貴戚之卿反覆諫之不聽則易位伊尹之於湯豈獨貴戚之比臣甯負王不能負社稷君子不以辜霍子孟伊尹獨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或曰太甲之居桐宮當在居喪之初即不率教去不數月即被放可乎且二十六月內倏放之倏迎之視易君如置棊然毋乃輕率已甚乎曰不然此乃沿偽古文偽孔傳之失也殯

冓卽位改元爲後世黷亂之事太甲之改元必踰年也
漢書律歷志引伊訓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
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此爲至朔同日越茀祀
上帝時伊尹猶作戒訓王則太甲之放桐當在二年明
矣合冓王告廟之年數之寔爲三年故史記云太甲既
立三年不明放於桐宮合所立之年計之也又云三年
伊尹攝行政記改元後之年也又云太甲居桐宮三年
悔過反善記被放之年也然則太甲之放復冓後又年
舊說有云伊訓十二月乙丑爲太甲告殯卽位改元者
非也有云太甲不孝致其放廢卽在元年者亦非也有

云太甲之放桐宮復帝位俱在二十六月中者尤非也王氏曰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辱已而放之計始決即被放亦必不在一二季之內即放後亦必俟其動心忍性徐徐觀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旋放旋迎如此草率然王說是也但謂史記太甲既立之三季爲即位改元之三季則下文記攝政之三季反爲贅文矣亦非也

盤庚

蘇氏曰盤庚德之衰也民不說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

也。予謂當盤庚時民之樂遷者半不樂遷者半。曰小人
攸箴曰吉言百姓曰非廢厥謀弔由靈時民之建謀遷
都箴規其上者不知凡幾。盤庚亦用謀之靈言之吉者
耳特以慮及久長非變財力之淺謀者所能及哉反復
以喻之云。如謂臣民一班樂遷盤庚拂情自用誤矣。盤
庚將涉河以民遷而民有弗率者大抵率籲於眾臣之
慼遷者也。凡篇內眾民對文。眾皆指眾臣言與詩宜民宜人同故盤庚出誓言我
王祖乙來居耿土為圮於河不能相救以生問之卜筮
既以為宜遷攷之舊服亦非不可遷今日自耿遷殷若
顛木之有甹枿。甹說文作㽕木生條也。蘖釋文本作枿頭木而肄生曰枿庶可永我

命復先業乎此統告臣民之辭也而盤庚又深覺斯民有樂遷有不樂遷（斁於民斁覺也）其不樂遷者率籲於衆臣之慼遷而衆臣之慼遷又每遏伏小民之欲遷而以言規其上者其王陽甲乃命衆臣悉至於廷盤庚代告之若曰（凡代告俻若曰周誥俻王若曰爲周公代告語今時文入口氣俻若曰若謂本此）先王惟圖任舊人其政舊人亦不匿其指（指與指通意也）王用大欽罔有逸言民用大變今予非敢荒廢舊德（兹德敝上言）亦惟汝衆臣含匿厥指且不惕予一人而有逸言總由淡中傲從康之心而不能黜之也予視汝情明若觀火予亦有拙見人惟勞佚乃有逸如農力穡乃有秋若從目前之康

而不黜乃心是惰農自安罔有黍稷也且百姓尚有遷
居之吉言汝不能和乃既先惡於民亦惡憸民猶胥顧
於箴言汝反有逸口予劉予能裁制短長之命命謂號令舊解
作天命解非汝曷弗以小民攸箴之吉言告朕而敢伏匿之
若此則下之相動以浮言皆恐嚇沈陷於爾衆臣耳予
爲汝祖父哉不敢動用非義之罰亦不敢動用非義之
惠用辠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而已矣其告衆臣也如此
及陽甲浸盤庚作作謂即位乃話民之弗率大告用誠其有
在衆臣亦咸造勿褻一洒其傲從康之習乃登進其民
而告之曰殷降大虐先王陽甲不懷其所生之地經文攸作

所生也與平秩東作同視民利用遷正法古后承保之意罔不惟民之承
保句承保猶云容保惟思喜康之與其予之顧懷於新邑亦以大
從喜康與其之志漸如予以汝遷而汝自鞠自苦不能
一心其濟惟胥以沈不其或同雖自怒曷瘳乎經文稽當訓同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句絕今字或屬下讀非恐有人
猗乃身倚與猗通偏引也迂乃心者矣予亦爲爾先人故欲大
克羞爾用思遷都如此用懷爾然懷思也爾然如此也不然久於茲土
高后必以虐民辠予汝爲民不同心高后亦必以遠朕
辠民且不特此汝有戕在心高后亦必殺汝祖父同斷
棄汝不導自救如或予之同佐有負爾貝玉之具不樂

遷者其祖父兼乃告我高后作大刑。我高后亦兼乃崇降弗祥。丕乃崇降，丕與不通。不乃猶云兼乃。君親一體，忠孝同原。汝合比猷念以相從。分當依石經作比。兼胥絕遠而已矣。其告小民也又如此。一盤庚既遷，奠厥民居，又正衆臣之位而告之曰：予既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爾勿與百姓協比相讒，念自契始居亳，古后湯欲廣先功，用適亳山，滅凶德，大嘉績。降滅太也。今我民蕩離兼定極，其不樂遷者蓋鮮，爾何謂朕震動萬民乎。朕欲復高祖之德，永民命於新邑，非敢廢衆謀乎。由其謀之善者，今各不敢違卜，用宏先王之大業。爾衆臣何皆安哉。古安穩字作隱。下篇所言，一一迴應上篇之首。然則盤庚

之遷殷善用箴言非厲民以自用者矣且謂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其安集遷民功同覆載此殷之所以復興也而謂盤庚德之衰可乎哉

高宗肜日

殷人尚神故商書多言災祥事然災祥可信亦不可盡信後世麟鳳諸瑞多見於亂君穢政之朝其故何也蓋可信者天之命不可盡信者人主之德人主否德祥亦災也人主修德災亦祥也高宗夢說人皆以爲祥夫夢豈可盡信哉以高宗好賢之誠不必以夢畀以高宗之心正斯夢正亦何必不以夢畀故欲信帝賚之夢亦惟

信之于高宗之德也不然魯豹嘗以夢牛亂其家知夢豈可盡信哉大戊時有桑穀其生於朝人皆以為災然大戊竟以桑穀興妄見災之不可以為祥屈軼以指佞生佞黜而屈軼可死與桑穀之事將毋同而人以屈軼為祥桑穀為災祥與災聽人之自命也高宗肜日有雉雊於鼎耳其事非幻夢比而高宗從祖己訓天既孚命正厥德卒以之中興與大戊之桑穀先後一揆其災邪其祥邪人主能修德災亦為祥觀於此而益信不然乃曰其如台徒憂無益也夫殷人尚神先後之獻祥瑞者不知凡幾而孔聖刪書止存雊雉數事益謂祥不足恃

而災可以警人君祈永命也其意淡哉

函伯戡黎

人之命有定于生初者有定于生後者其定在生初非大德不能同即大德亦或莫之同其定在生後視人事爲轉移有大德者先天而成之且善愈積而愈昌雖元命亦以我化有大凶者先天而敗之且惡愈貫而愈盈即大命亦用自絕命之定于生初者于命之定于事後者爲紂即有命在天而以後起之爲惡何以抵生初之一命哉祖己曰乃辠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夫人即不能先天而去命幸勿以事後之隨命斲喪生初之定

命哉君子居易以俟命

微子

攷微子去殷之先後史記殷本紀宋世家言之歧異以義言之微子訪於父師少師當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先殷本紀是其去殷則至在囚箕子戮比干之後宋世家是史臣記錄先後問答其語次猶可攷見微子曰今用沈酗於酒父師以爲此乃天篤降災亾殷邦也毒與篤通厚也荒與亾通本史記微子曰殷小大咸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父師以爲卿士至用耇長舊人今罔是是見朝班重臣也攘竊犧牲至有神譴今容倉而班災見天心早絕

之微子曰，凡有辜罪，罔有恆獲，小民方起爲敵讎，父師以爲父敵讎，反以召敵讎斂合於一，見野無信用之民也。微子曰，信若是，殷其淪喪，我若涉大水無津涯矣。父師以爲殷其淪喪，我亦無人仕之道，詔王子出迪見己亦將亡也。然是時微子心然其言，卒以父母之邦，故濡滯不忍去，及紂囚箕子，戮比干，乃又訪諸父師少師，曰，我其發出往乎，今作狂字之誤，此依史記鄭注。予顛隮若之何居。父師以爲我將云將棄于空出迪，而王子竟不出，今非特王子顛隮，我乃顛隮也。我亦不顧行遯矣。蓋是時微子與父師少師同時去殷，父師名疵，少師名彊，逃適周，而微

子遜於荒云。方微子之訪於父師少師也情辭悱惻語短意長如沈疴在身猶縷縷述病原佗療治訖是時處殷之意多去殷之意少而父師一一決其淪喪之兆若秦越人之眎病洞見臟腑微子聞之憮然曰殷遂喪越至於今若驚愕若悲鳴讀其語猶見其情也及其再訪父師少師勢窮情迫去殷之意遂決當時史臣紀微子與父師語各以類從使不混幪而又嫌為一時語故於微子語中又特以曰父師少師別之。今以語次攷之自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云云當在父師詔出迪之後若以我舊云刻子之上。故王充論衡引此經有微子曰三

字以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爲微子語蓋今文家欲取文順乃移曰父師少師二十八字於我舊云之上又不尋以舊云刻子屬父師語妄增父師曰字故王氏又誤連之以舊云刻子爲微子云爾

金縢

金縢一篇疑義甚多今文家說秋大熟以下爲改葬周公事一篇之文割截爲二致後人疑爲脫簡此固不足信也鄭康成治古文家言謂周公內知武王有九齡之命又有文王與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而又請身代欲自居其功則周公所爲直王莽之心矣此說其可信

與然二說之難信冄儒已詳辨之而疑之待釋者又有三一在成王一在周公一在二公方流言之入也成王疑其不利己固無足怪鼻人之主名旣鼻王猶狐疑不悟鴟鴞之詩旣詒王猶執迷未誚王亦未敢誚公誚乃訓字之借誚乃訓字訓馴也一開金縢之書頓然大覺冄何其鈍後何其敏其故安在曰身代武王之事與不利孺子之言正相反設令周公有不利之心必祈武王早死可取孺子天下而自有之今不祈武王死且願以身代武王是公無利天下之心也公無利天下之心決無不利孺子之事此成王之積疑所以頓解也然而代武王受眚裁乃甸人單

所爲（事見周官命人）非出於大臣公以大臣而徇小臣之節恐爲後世姦宄口實故諸史亦祕其事勿言頤卜筮常例既占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繇於策合藏焉（語見占人注）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占人文）必一啟之公復納匱中一似始欲祕之終欲發之其意何居曰公而代死出於不得已之苦心鄭注所謂君父疾病方困忠臣孝子不忍黙爾視其歔欷歸命於天是也古者卜筮祝冊本不洩祕故記有宣祝嘏辭說之文周官占人所言自屬卜筮常事而公所納冊在金縢之匱國家非有大事不啟豈常事可比不得援占人文以爲例凡常事冊祝皆諸史作

時王方疑公故以問諸史及百執事對曰信明公實有其事也曰噫公命我勿敢言明此冊祝公自命之與上卽命元龜命同之非諸史所敢言所謂公乃自以為功是也為功猶云代事代王受責裁之事公乃自以而為之非百執事所與聞幷非諸史所敢言則納冊金縢非欲以祿其事而我勿敢言初非諸史姑祕其事矣然而武王之時太公召公與周公並為三公所謂同心同德之侶也而二公處此時不將代死之說白公之心解王之惑聽冲人自疑之自覺之其意文何居曰流言初入其能湙信公不疑公者惟康叔一人故康誥曰朕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句朕德惟乃知左傳亦云大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爲相睦時倡流言者管叔也和流言者不獨蔡叔也

惑流言者不獨成王也以二公之德之明當不至以流言疑公然能據代武之巳事以斷不利之譌言不難一言立決而二公終不舉此以告王者是非特沖人未及知二公實亦未及聞也故史臣記其事一則曰公乃自以爲功再則曰周公所自以爲功則二公所與聞者體王其罔害云云而以身代武王乃公自以爲事未嘗以告二公也推其所以不告之故一則事關於王恐傷武王之心一則事知二公恐傷二公之義也及成王遭天

變欲穆卜而啟金縢常事也（下文王曰其勿穆卜是啟金縢爲卜我故也）初非二公倡王啟之也如二公夙聞其事於流言之初不以此曉王辠人既得之秊默默如故詒詩未誚之秊又默默如故是誠何心也史於啟金縢後特誌之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王至是乃知公之心二公亦至是乃知公乃自以爲功也顧王問諸史二公啟之（經文二公先王以也）王疑頓釋而出郊親迎亦未始非二公道之二公始終其事而代成一節未與知史爲後詳記之所以明周公之眞摯無邀名見二公之緘默亦無蔽賢意也云爾

大誥

管蔡啟商惎閒王室成王命周公東征乃大誥多邦諸侯及御事臣管叔於周公爲兄於成王爲諸父之列曰兄考曰考翼皆斥言管蔡翼列也謂行次說詳啟幪蔡傳謂篇內不及三叔爲親諱曲說曰殷小腆乃指武庚腆與敟通敟主也亦見啟幪時多邦及御事或以艱大民不靜爲難故詳敘卜吉以安之或以伐考翼爲嫌故詳述甯王並甯人以折之甯王者武王也甯人武王之功臣即民獻之十夫也詩宜民宜人人以臣言此甯甯人亦謂甯甯王臣篇內皆同武王君君臣綏受天命刱立國基若何其勤勞予沖人嗣無疆大歷服曷敢忘大功閉絕

天（殷懱曰閉絕也天卽降用威予不敢自弃絕也）弃此丕丕基不及卭身敉定甯王大命篇中重爰申命語繇情悱至再至三不能自已論其大恉如斯而已矣其事先卜而後出誥（依鄭注）故首敘曰甯王遺我大寶龜重其卜也紹天明示可信也卽命曰命龜之辭也卽就也就龜而告之曰卽命文與金縢篇同今有大艱於卤土卤土人亦不靜越茲蠢殷小腆欲鄙我周邦今亦蠢此告叛也今翌日民獻有十夫爲予翼以往敉定甯武圖功此告征也我有大事休大事戎事有有不此貞龜也（自有大艱于西土至我有大事休並是命龜之辭此從鄭注）卜并吉謂三卜皆從（亦鄭注）旣卜乃告友邦君及御

事曰以爾東征殷逋叛臣（播與叛通見殷懷）爾君臣罔不以艱大民不靜越予小子考翼爲辭予沖人亦永思其艱顧遭此天役卬不敢恤其艱大儀爾君臣亦當綏予曰無毖于恤（義古儀字儀度也見江疏）而反勸我違卜不征邪夫今所卜之龜乃甯王所遺之大寶龜甯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亦惟卜用弼我丕丕基天之明畀寶龜知之龜有紹天之明復何疑則爾君臣可勿以艱大民不靜爲恤也且此丕丕基乃甯王所圖事甯人所圖功甯甯人所受民予不敢不亟卒之（極與亟通）攸終之休畢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勿弃基而乃友彼叛臣伐我子民爾君臣

有養民之責何尚勸我弗救爾惟舊臣亦當遠省爾王寧人所圖事功勤毖我民若有疾之待養而乃憂民之不靜且以考翼為不可伐是祗知其近而忽其遠矣爽欲明邦事必謀哲人爽邦由哲爽明也由與猷通民獻十夫迪知天命為棐忱之帝臣爾時罔敢易灋皆尊之如師保今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天亦惟庥民獻不庇叛臣予率此民獻撫有疆土有撫有也指讀如耆定之耆何難矧今卜并吉又何恤人謀鬼謀既屬大同東征三年管蔡誅武庚斃即從叛如淮夷諸國亦賓服淮夷見書序

康誥

康誥一篇周公代成王咸勤侯甸男邦采衛遂大誥康叔以治道見鄭注故篇首有周公咸勤洪大誥治之文且有孟侯朕弟封之語鄭注云孟侯總告諸侯之辭鄭注以此為正義下引略說大子十八為孟侯是旁義王肅莊江艮庭孫伯淵皆誤以旁義為正義失鄭注意是時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命康叔以康誥實兼諸侯通誥之故先呼孟侯次及其弟封篇末所謂惟君惟長亦以兼諸侯甸男邦采衛之爲孟侯者親愛之曰友邦尊長之曰孟侯皆諸侯之辭也說者不察以篇首為脫簡誤屬叔者為武王此謬說也篇內所誥大恉以文王明德慎罰句為綱領而明德又為慎罰之本故首敘之屑屑祇

祇威威怙冒聞上帝此文王之明德也武王殪殷受命為爾寡有之兄亦惟勉行文王之道見江孫疏乖殊指也又引文王紹其舊聞依其德言乖非敎求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之道亦乖非別求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之道又見文王之明德與堯舜禹湯之治道古先哲王謂虞夏見鄭注亦乖殊恉也則周公之勉康叔助王宅天命作新民者兢兢本文王之明德以明其德此愼罰之本也後敘愼罰之事於元惡之大憝又反復言之元惡者爲人所大憝卽其父兄亦弃絕之不慈友其人父不慈者由彼子不祇兄不友者由彼弟不恭明其見憝於所親皆元惡之自弃

絕也弔至也其惡至此不于我政人受罰則天所與民彝大泯亂矣明宜急治之也治之若何亦惟曰乃其速用文王所作法刑有茲元惡不易赦其父子兄弟不相率以大刑左傳所謂罪不相及是也罰猶法也作法刑與作教刑作贖刑作祥刑何法相同文王所作法刑孟子所謂治岐之罪人不孥是也茲無赦不率大戛即申明文王作法刑之義茲指元惡釋詁刑戛常也戛謂常刑率讀率率老夫之率率大戛者謂連坐之猶後世所謂大獄也此節速由文王法刑不率大戛與下節速由茲義率殺反對此節被其民自別惟外庶子以下戒諸

臣也別猶亦也訓人謂師長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別徧也譽善也謂徧布政敎進民於大譽也時乃引惡惟朕憝即元惡大憝之意引惡人以瘝君長惡人宜殺引惡人之長吏亦當連坐故曰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不率大戛為文王汝茲義率殺用殷彝之義刑義殺殷有連坐之法墨子尚同篇引大誓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辜鈞謂事發連坐其明證也自亦惟君惟長以下又戒孟侯孟之言長侯之言君亦惟君惟長不能治其家人則在外臣正遂肆威虐大放王命斯非德敎可用以治明當征討之也篇末又總結明德慎罰兩事曰惟

文王之敬忌曰惟殷先哲德惟之言思致其典聽朕告之意時監文王殷先哲王所謂德之說與罰之行亍猶與也乃以殷民世享矣酒誥其為妹邦酗酒而發與梓材則又通誥侯甸男邦采衛故首曰以厥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於厥邦享作兄弟方來尤再三致意茲與敘首相起結云

洛誥

周公營洛為作民明辟之基此所謂基命是也而大保以為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在今初服勸王宅新邑疾敬德祈永命此所謂定命是也而成王謙讓加不敢

及天基命定命丞委之周公故篇內述宅洛事謂之公功明非沖人所敢及也首述宅洛之事為周鎬京配美而成王一再曰公敬天之休明基命者公也周公以新邑既成厥有祀事宜肇舉殷禮配言功臣之典咸以時佐相秩無文易傳曰物相襍謂之文咸以時佐相次弗錯襍其閒故曰無文而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又命曰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王意欲以功之大者為首祀豫為後日周公之地說詳敍傚故周公述王命以孺子為朋比誠其往新邑宜慎始燕若火炎灼敘之弗絕又告以周工之順常撫事罔不如予之不廢乃命惟枉祭而篤敘之凡篇內周字皆指鎬京言自

往新邑使屬曰就職之僚友勉起有功惇大成裕王自有功載於前世。凡曰有辭皆謂載辭或功或辠望文而定多方有辭多士淫泆有辭有辭于罰謂載書之辠也刑有辭謂刑也此告以來終宅洛之事以定天命也。所謂惟終者何。曰。朝諸侯曰遷殷民。汝其敬識百辟亯亦識其有不亯勉王以禮馭諸侯乃惟孺子分我不及聽之事以輔治民之常彛勉王往撫殷民篤敍乃正父孫氏父訓長正長謂百官罔不如予之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又申言厥若彝及撫事皆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且自明告退勉農之意彼裕我民無遠之而皆來。又申言伻嚮卽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之意。王於

是盛偁公德以留之且以營洛邑朝諸侯遷殷民凡所謂基命定命者繫公之功故一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一曰公功迪將其後（迪猶將大也）誕保文武受民一曰公功肅將（所受命）祇歡（所受民即所謂誕保文武受命民）公撫困哉（哉一作我言不以此困我即棄不敢及天基命定命之意）皆歷言伻洛爾繫之大非沖人所敢及故棄則曰予沖子夙夜毖祀後則曰我惟撫斁其康事公以明四方迪亂未定即于宗禮亦未克終公功未竟公身亦未可去然王之留公曰公定予往已意欲公先定殷民予乃往新邑而周公之意欲王先往新邑而後遷殷民此又王與公之意不同者故周公荅王命

曰王命予留洛以承保乃文武受命民大訓之供（朕當作供）訓也。恭讀如用供王祈天承命之供。承上承保為文。亦惟孺子先來相宅其大篤汝殷獻民之治為四方新洛為周京敬導之自時宅中而治王有成績而後予旦率羣工厚先王之成業以荅衆庶為周京信導之成我詔子之烈（即甯所謂予教汝于棐民彝是也。詔詔通。詳殷懷）乃盡文祖之德而王不終來乃伻來命以秬鬯二卣願予於文王武王告遷（盂與甯通。歟詞也）於以仁厚敘次殷民無相冓（交也）自疾怨罔不永散（飫也）周德永成殷民永觀吾子而懷德聿至萬秊所以定命者可謂周至矣（其事）詳多士篇十二月戊辰王在新邑記初至也冬祭曰烝配亯

功臣記始祀且終咸秩事也明年正月祭歲告周公其後而王即還鎬京終即辟於周命公後事也王賓殺禋咸格記言百禩王入太室祼在殺禋後記舉稱殷禮也命後在明年正月朔日而周公居攝稱七年歸政事在此年十有二月故又特著其月以明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云周公留洛三年從伏傳破蔡傳老於豐遂薨年九十九見風俗通

洛誥二

不通經例難以治經洛誥之來為來鎬來洛之通獻而往俱指洛邑以王在鎬去文舊解其往汝往泛指自此

以往不言地、公定予往爲王時在洛將退鎬皆不合例、下又言孺子來相宅、伻來毖殷是王猶在鎬也、戊辰王在新邑、王始來洛何得顚倒說之、宅指洛邑、周並指鎬、伻周匹休謂爲鎬京配美、伻周恭先伻周孚先謂爲鎬京恭信先導、伻從于周謂伻從鎬京、惟以在周工往新邑謂在察鎬京臣工而自往洛、予小子其退卽辟於周命公後謂予將退卽位于鎬京公留洛邑後、舊說周多泛指、或說卽辟于周爲卽位于洛旣不合例、命公後謂命伯禽義亦不貫、周公營洛以基命定命王以爲非沖人所敢及、歸其功于公謂之公功、公功以發句舊解讀

亦未克枚公功亦失文義王肇稱殷禮謂舉行殷之祭典冬烝配享功臣用殷禮也周禮先祼而後殺牲周官戴記竝有明文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先殺後祼亦用殷禮也鄭注云王者未制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周公制禮樂未使成王即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職然後須行周禮須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鄭義甚精舊解殺禋實格王乃入祼循文去訓不別異同亦未諳肇稱殷禮之義故曰不通經例難以治經

君奭

周公作無逸篇舉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周文王玆四人迪哲所謂自貽哲命也此以人君在位之久壽者言之故殷不及湯周不及武王此固人所共曉者也周公作君奭篇於殷王之湯大甲舉伊尹大戊舉伊陟臣扈巫咸祖乙舉巫賢武丁舉甘盤又以人臣在位之久壽者言之故湯之臣不及仲虺武丁之臣不及傅說伊尹在湯時已老而猶留相太甲太戊爲太甲之孫中歷五王伊陟爲伊尹之子其年之老可知也逸書有臣扈篇在仲虺之誥皆是湯臣也至大戊猶在其年百數十歲矣巫咸不可攷巫賢爲巫咸之子古咸賢兩音迥別祖乙爲太

戊之孫（中歷三王）其年之老亦可知也甘盤爲武丁舊學之師（竹書紀年亦有命世子昭居于河學于甘盤之文不獨僞書云然）其年亦長於傅說周公歷舉諸臣而總之曰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卽下所謂天壽平格之保乂是也謂殷王有此久舊之臣（陳久爲常訓陳久舊也見漢文帝紀食貨志注）以安治其民亦惟天大佑諸臣之命使之壽考則商邑以實（純大也佑謂福佑之也國有賢人則實無則虛易曰升虛邑）故內而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外而小臣侯甸罔不奔走（申言商實之意）俾一人有事于四方咸信孚如卜筮此殷禮祀天所以升諸王以配享而多歷年所也（陟配天以諸王言非配享功臣之說也）君奭之作孔疏謂在周公致政之後而序

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左右又以為周公既致政又退居臣位是時年已九十餘矣召公曾與周公分陝年亦相若自以期逾致事不悅常在王所有退老意舊解書序不悅亦多謬故周公歷舉殷之老臣以為勸云周公又舉文王時之虢叔閎夭散宜生南宮括而不及太公者太公遇文王晚且年猶未逮下壽之數八十遇文王之言本屬無稽文選李注引說苑鄒子說梁王語太公七十而相周亦未盡是據荀子君道篇韓詩外傳四東方朔荅客難皆謂太公年七十二見用於文王列女傳管仲妾婧又謂太公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為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斯言最為有據就養之年據孟子在命西伯之後伏生書傳在受命之五年文王受命伏傳以為七年逸周書以為九年是則太公就養西伯年七十二而為文王之四十六年也武王惟茲四人庶

上五人中之迪而言因不復及太公且茲四人時已俱歿太公生存亦不復與歿者並列也曰亦惟純佑秉德即上天惟純佑命之意曰考造德不降我句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又反結純佑秉德之意多士多方並以降格迪茲爲天心相嚮之證此曰不降自能格自相呼應周公若曰秉德者必昇天純佑盲大壽爲能格于上帝也在今爲小子旦與君奭共濟之日如旦同奭辭依大不責收成又罔勖不逮以爲造德已老天未必降我純佑命以大壽則鳴鳥且不昇聞矣尚曰上帝其能格乎明秉德者必格天天亦必降以大壽也召公卒留左右相成王復三十餘年至康王

初猶在年如周公之言登大壽王充論衡謂召公乃周公之兄未足依據又引傳云召公年百有八十亦當作年百十有八紀年於康王廿四年書召康公薨亦未是以康王初年發逆推之則作君奭時召公之年已近九十矣受顧命時年百十餘歲為古所稀故特著其名曰大保奭若謂薨於康王二十四年似非事實古人壽分三等八十歲為下壽百歲為中壽百二十歲為上壽當文王時太公年未及八十所叙伊尹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虢叔閎夭散宜生大顛南宮括其年不可攷要皆在八十以上云天壽平格格至也天壽平至謂君若臣並久於位壽無偏

至。太王壽百二十七王季百秊御覽三百八十三引六韜文王壽九十七武王壽九十三太公壽百有餘歲史記據晉汲縣太公碑百十餘歲六韜又謂太公季百三十六歲周公壽九十九召公壽百有十八周之亶天純佑於殷為盛

立政

立政一篇示人君制治之法不在親細務在顧俊以宅人。三宅尋其人謂之三有俊。三宅三俊庶事咸理。上能嚴此丕式而德自見於四方矣。周公亼羣臣之戒以此意拜獻於王不欲自專其事也。戒曰王之臣大而常伯常任準人小而綴衣虎賁周公即從旁贊曰王能美此

敄而知㥠善哉（休美恤憂鮮善也）遂陳其戒曰古夏室大競能
籲眾尊上帝時夏臣迺知誠信九德乃薦於后曰宅乃
事宅乃牧宅乃準而惟茲后矣亦能謀之淡遠（面緬道遂也見
啟蝶邪也見王氏述聞）用大順德之人以宅之（訓順也）茲三宅乃無俄民（義讀為俄）
成湯之三有宅克即宅亦曰其三有俊克即
俊也湯能嚴此大武遂見德於四方文王武王克知三
有宅心亦由灼見三有俊心其大政佗三事曰任人曰
準人曰牧即夏商所大宅事宅牧宅準之政也文王惟
尋厥宅心（克尋也見啟懷）乃尋大事司牧之常人（司即準人）以尋俊
有德而未售兼庶獄庶慎之言庶獄主刑庶慎主政其

言或用式或違式亦惟司準與牧夫是訓之猶與也見王氏釋詞準人掌刑政牧夫主敎化故幷言之文王罔敢與知於此祇知三有宅心三有俊心而已武王亦循此教功丕丕不基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太政句能灼知事準牧三宅有三俊之順若順也即上所訓用丕訓德丕乃使治丕語詞亂治也自能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以近人之見聞之自一語一言我則亦終思三俊為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而已此羣臣之咸戒望王簡察大臣以太政體勿務小而忽大勿信近而聞遠予旦已受其美言以告孺子王矣此二句為總結咸戒之辭以下周公自誡周公因是幷戒羣臣曰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

誤于庶獄庶慎惟爾正長是乂之而王罔攸兼也又戒

成王曰自夏商及文王古指夏言太政不越太事牧夫準人

三事於此克宅之克紬繹之中古紬宅茲乃俾乂用憸則亾

用善則興此千古之炯鑒也又合羣臣及王并戒之曰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庶慎經文省惟庶慎惟

在司準與牧夫其能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陟與騭通以覲

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是在後王太政若刑用

中典有大史司寇蘇公渿在全篇規戒之大指如此然

篇內所言官職多與周官未符何也曰常伯常任準人

即夏商之三宅文王之三事也文王之準夫即宅乃準

牧夫卽宅乃牧則任人爲宅乃事可知矣成王之常任卽任人準人卽準夫則常伯爲牧夫亦可知矣但此總言三官並非實職故曰化三事牧夫以化長民之官任人以化任事之官準夫以化平法之官也夏商五官周六官皆分化三等如司徒掌教宗伯掌禮皆牧民之官司馬掌政司寇掌刑皆準法之官冢宰之屬主王飲食起居之事司空之屬主國家宮室溝洫之事皆任事之官分之爲六官合之爲三事故天子太六卿爲備官諸侯三卿亦備具官篇首上舉常伯常任準人三事之大夫下及綴衣虎賁之微臣爲統舉之辭中述文武太政

既舉任人準夫牧之三事下又別言虎賁綴衣至司徒
司馬司空亞旅明諸臣皆有三事之責也文武為諸侯
時國立司徒司馬司空三卿牧誓篇同司徒為牧民之
長官司馬為準夫之長官司空為任人之長官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蓋司馬之屬百司庶府總言司
馬之屬官也周禮司馬政官之屬有虎賁趣馬大僕小
臣祭僕御僕隸僕弁師等官綴衣蓋即弁師之類孔疏
綴衣大僕也小尹蓋即小臣孔疏馬一匹圉師一人是
趣馬之下小官也左右攜僕即大僕之屬孔疏以為寺
人內小臣等未是大都小伯藝人蓋司空之屬表臣百

師總言司空之屬官也司空掌邦事度地居民故有大
都小伯諸官小伯即小都藝人謂執藝之人如攷工記
輪人諸職或曰藝古樹藝字藝人即嗇夫覲禮注云嗇
夫司空之屬謂之褻臣者古之疆里各有褻識也上下
兩言百司皆屬總結之辭大史尹伯蓋司徒之屬庶常
吉士亦總言司徒之屬官也殷制大史屬天官大宰諸
侯三卿以司徒兼大宰故大史爲司徒之屬尹伯蓋即
其屬大夫庶常吉士庶之言衆亦總結之辭常之言典
謂典司也庶常猶上文云百司常伯常任義亦訓典蓋
殷有此官名也司徒主教故以吉士屬之司徒司馬司

空爲三卿酒誥亦謂之農夫圻父宏父亞旅次于卿爲
五大夫梓材亦謂之尹旅三卿五大夫于此總結之與
上伦三事總舉相應周制諸侯立三卿五大夫即本文
武之立政天子立六官亦卽本文武伦三事而兩之故
周公戒成王以此此下亦屢以立事牧夫準人統舉而
主重尤在牧夫準人牧夫爲教禮兩官準人爲政刑兩
官全篇大義如此

弟家驥校

倣孫嬾蓺軒諸書題辭

亡兒鎮靑名家出自幼厚重寡言笑入塾讀書不甚敏而能領書中大恉祖明經公臨終指而謂其父曰此子長頂天立地爾勿憂予遂號之曰祖望以勵其志年十一讀向書毎一篇終命與乃兄家辰述講義或疏經文之節目或發舊解之疑詞不爽予意予頗喜之既長授以近儒解經書能別白黑定一尊予更喜之年二十五遊庠迭以經解受知於學使毎試輒冠曹而命甚蹭蹬屢應省試不售援考優生數列陪貢終不與竟以癆膈生終性至孝不敢忤親意家庭有不順事隱自排解不

令父母知予心樂亦樂予有怒竦侍於側必待容霽而後去自壯至學血疑旋發旋止予爲其年齒之加長也時策勵之又憐其身體之孱弱也時寬容之辛卯六月予抱病於南菁講舍又以鄉試將至遺書諷之曰予邇來頭眩足痺精神日衰不久將就木爾誰不爲家貧親老計奮志用功予身後事付之何人之手書至讀而納諸篋又時出書對以泣予初不知其發之驟也秋七月予同武休兒亦來省應試奉參膳以飲予精力頓加予自幸之而兒以送應鄉舉優貢兩試力不支遂得病歸嘔血延至十二月初六日逝時年三十有八里鄰閭

之咸爲之悼傷出涕嗚呼天斲予天斲予吾兒亦予身

亦亦矣所箸書皆殘種未卒業小戴記後箋終於王制

周易解若干篇儆孫𥙿箸若干篇時有特見可傳孤子

次玎季未及朞予恐其父之箸述日久㡬失爰什襲以

詒之越四季又擇其講義𥙿箸之純者先付梓以附余

集之後時在光緒二十一季乙未七月旣望也